



# 小区图景

□ 许锋

一句。

“这您放心。”

后来家里装了净水器,桶装水又恰好喝完,我索性联系他:

“兄弟,送两桶水来。”

没到半小时,水就送到了门口。

我拉开门,他正杵在门口,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不是有电梯吗?”

“没——电。”

乖乖,十几层楼。停电了?

我提两个空桶给他:

“这水泡茶真不错,以后麻烦你继续送吧。”

他用袖口抹了把模糊的镜片:“谢谢。”转身钻进了安全门。

楼道里,响起“咚咚咚”的脚步声。

“快递事”。好似和“吃饭”一样,快递已稳稳地“调”进了日常,有时竟等“快递”下锅,从手机APP看路径,明明只有“一百米”“五十米”“二十米”……还是不到。实在等不住,扒着“猫眼”看——走廊空空荡荡的。

一回事呢。

那次是等冷链运输的包子,老家的包子。暑期回乡,发现寓所附近一家食堂的早餐不错,有稀饭、油条、小菜、馒头、花卷,挺全。包子有两种馅儿,一种是土豆切成丝,拌上香料,花椒、大香什么的,包好,一只只上屉蒸。一种是猪肉的,肉很瘦,剁得很碎,拌上酱、葱什么的。

快递员下午取的货,连夜空运。

“形迹”一目了然,何时到机场,何时上飞机,何时下飞机,何时在运来的路上。

真想第一时间吃上家乡的包子。厨房的天然气开了关,关了开。待锅里的水沸腾第三遍时,门铃终于响了。

“你好,冷链,检查一下。”

“请问,有什么要寄的没?”

“寄东西请找我。”我又一愣。

他拉着小推车,上面各种规格的包装箱码得高高的,小心翼翼地拉进电梯。

包子上了蒸屉,不大的火,十来分钟,香味弥漫,整个客厅都香喷喷的。包子本来就是熟的,解冻、加热、热透,操作简单。

淋点酱油、芝麻油、醋、辣椒油,先在包子上咬出一个缺口,再用小勺子舀点蘸料进去。家乡的包子就是这样。

当我站在窗口俯瞰小区时,遥遥地又见他的身影——醒目的“职业装”,戴着头盔,进门洞,不大会儿,出门洞……

“电梯事”。这个小区算比较新,也比较偏——相对而言,有人觉得偏,有人觉得不偏,若在附近上班,就不偏。小区入住率一般,我们这栋更少。电梯下来停到这层,门开了,轿厢里往往空无一人。个别时候,电梯里有三个人,五个人,却都是沉默的,或盯着手机,或发呆,即便青年情侣,除了挨得近一些,也是不作声的。

而当爷爷拉着婴儿车进来时,气氛就不一样了。爷爷会慈祥地笑笑,然后看着车里刚晒过太阳的孙儿。孩子仰面朝天地躺着,小眼珠子却不闲,盯你的脸,一转不转。嘴角笑着,眼睛笑着,小手还摆着,小脸蛋粉嘟嘟的。

“您孙子几岁啦?”

“爷爷说,刚满一岁。”

很快,他们先到了。爷爷推着小车往外走时,小家伙的眼珠子还盯着我们看,边看边笑,嘴角扭出一个好看的酒窝。

“小朋友再见。”

“嗯,那再见。”爷爷的声音。

小区的夜晚,总是有万家灯火的迹象。我喜欢拿个小木凳坐在小阳台上,看影影绰绰的窗口。这些素不相识的“邻里”,却托举着我们的生活。无数个“他”和“她”,决定着无数个“他”和“她”的日常悲喜与生命温度——送水工的喘息、快递员的汗迹、婴儿的笑……极远又极近的生活图景,在林立楼宇的缝隙间交汇,最终编织成一个充满烟火气的人间。

## 唐诗里的汉长城

□ 李淑存

我们一次次抚摸  
就如同翻阅一本本唐诗  
土墙的册页中烽烟未冷  
箭孔里遗落下的半枚边关月  
照见了陶片上未干的姓名  
风在墙体上磨砺了千年  
至今还吟哦着金戈的回声

唐诗里的汉长城  
是“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悲壮  
烽燧的脊背上长出青铜的棱角  
每块砾石都记得霍去病的马蹄  
雁阵掠过垛口时突然凝固  
戍边将士的羌笛吹裂了西域的月光  
都护府的文书裹着雪片纷扬  
帛裂声里汉长城骤然弓起脊梁

祁连雪峰是它银色的铠甲接缝  
河西走廊在箭筒里哗啦作响  
当狼烟升起时  
箭孔中射出整整一代星芒  
时间在杂草间蜿蜒生长  
每道斑痕都是无声的诉说  
当星辰坠落烽燧的废墟  
汉长城在风沙中又磨亮了自己

唐诗里的汉长城  
是“无风沙自惊”的传奇  
汗血宝马鬃毛飞扬  
驰过三十六节脊椎的烽传  
沙土下埋着未开封的木牍  
绢帛上泪斑已长出红柳根须  
月光淬火锻出冷冽的刃口  
断戟丛中我听见汉长城正在重新生根

大地深处传来三更鼓撞在焉支山麓的共振  
每场雨都是迟到的点兵  
我用唐律的平仄再次叩击城墙  
迸发出千军万马的脆响  
长城忽然翻身抖落千年积尘  
把汉时的月光甩成满天星子

## 威远楼

□ 朱俊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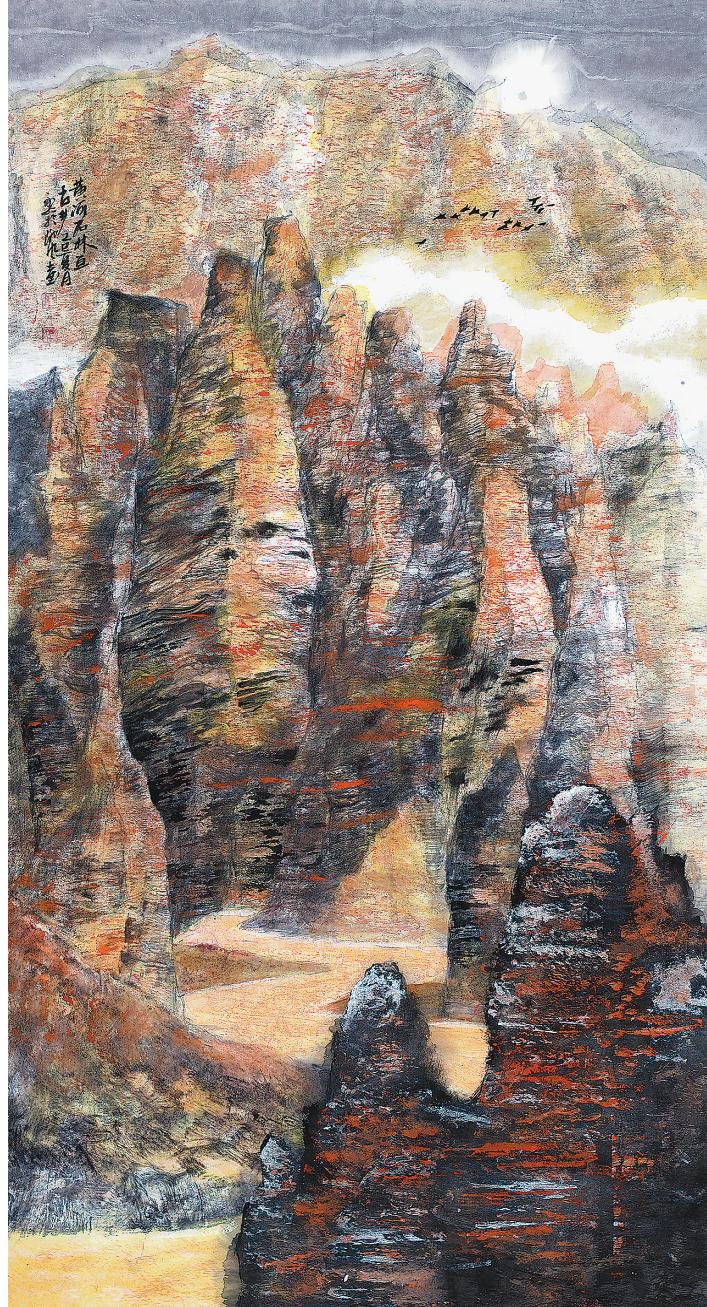
古陇西郡的暮霭里,  
威远楼默然伫立——  
似一位阅尽沧桑的老者,  
守望着岁月的轨迹,  
成为抹不去的乡愁,  
深深楔进游子生命的版图。  
楼顶燕语轻吟,啄碎了满天残阳,  
幽深的青砖缝里,  
该藏有多少未知的过往。

第3360期

## 黄河石林亘古梦

〔中国画〕

路永仁 作



## 山中读书

□ 王军红

寒露后的一个周末,我和云翔按照导航到了南山之巅。“按图索骥”前往举办读书会的地方。

山路弯弯,转折之际,一方高高的堡子横亘眼前,音乐声渐随山风传来,应该是这里了。顿时,我有点激动,脚步加快。

坚固厚实的堡子,层次错落的女墙,彩色的指示牌接连呈现,沿堡子门洞进入便是开阔的高台。这儿地势极高,堡子雄踞于高台,傲然挺立。现在这里是一处文化场所,此刻正在举行的是一场秋日主题读书分享会。

芳草遍野,踩上去柔软松驰。站在任何一处,尽可欣赏天高地阔,云蒸霞蔚。群山若一道道苍龙奔涌而来。天空高远,湛蓝纯净,雾霭渐渐与远山融为一体。难得的好天气,秋阳温煦,照耀着山川大地,也温暖着一群因书而聚的人。

读书会的主题——“秋天的阳光温暖如诗”。天公作美,无雨,微风,一切刚刚好。热爱读书的人,于万千篇文章中,寻得自己最心仪的篇章,倾情朗读。文章本是佳作,再配上优美动听的声音,通过直播进入大众视野。在线人数迅速攀升。

孩子们也纷纷登台朗读,稚嫩的脸庞,清亮的诵读声——读书的种子,便这样在一代代人之间传承。

那一刻,这个读书的舞台就像是山间打开的一本大书,坦露着心意。

每一个上台朗诵的人,都如同一个音符,奏响美妙的音律。

我们登临的南山,诗圣杜甫曾经登临,写下“山头南廓寺,水号北流泉”的千古名句。今日此时,读与听,依然蕴藏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斑,红的、黄的、绿的,搅在一起,成了秋光里流动的碎锦。

玫瑰花倒还不肯谢幕。夏日里张扬的大红大紫,此刻敛了些火气,多了层温润的柔光。一朵浅粉的开在枝头,花瓣边缘微微蜷曲,像被秋阳吻出的倦意,恰有蜂蝶绕着转。花架下的阴影里,藏着几朵迟开的,正怯生生地探着头,像是怕惊扰了这秋日的恬静。

湖岸的芦苇白了头,穗子轻轻随风摇曳,将疏影投进水中,与天上的流云叠在一起,荡漾开清浅波痕。岸边的波斯菊开得正好,纤细的茎秆举着小小的花,粉的、紫的、白的,像撒在草丛里的星星,风一吹就晃,却偏不倒下,透着股倔强的生气。有孩子追着蝴蝶跑过,惊起几只麻雀,扑棱掠过花丛,带起几片细碎的花瓣,落在水面上,跟着波纹漫荡开。

傍晚的阳光斜斜地穿过树林,把枝叶的影子拉得老长。园子里的人也带着点闲散——老人提着鸟笼坐在长椅上,低声说着话,声音被风揉碎了,混在叶落的沙沙声里,温柔得像一捧晒干的阳光。情侣并肩走着,脚步放得很慢,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像两条相依的藤。此刻,斜阳正为公园的红墙镀上了一层金,那些花啊、树啊,都浸在暖融融的光里,褪去了夏日的热烈,却多了份秋日的踏实与宁静。整座公园,像是把过往的热闹酿成了光阴沉淀的醇厚,正等着人,静静品赏。

当秋光落进百花公园,夏日那蓬勃的绿便悄悄换了调子。道旁的山楂树被秋阳一晒,叶子先渐渐镶上了金边,再后来,边缘便染上橙红,像是被谁悄悄点上了朱砂。阳光透过这些叶隙漏下来,在地上织出晃动的光

## 阳关怀想

□ 高红玉

许多年前的一个清晨,渭城的一场小雨,打湿了地面。客舍旁的柳树,在雨水的滋润下,显得格外清新翠绿。

春柳勃发,意境到位,适合与友人们饮酒作诗。但,就在这样的情境中,诗人王维与友人相对而坐,面前的酒杯中,盛满了离别的愁绪。这杯酒,碰了又碰,举了又举,终是难以下咽……阳关以西,是穷荒绝域,是风沙漫天的大漠边疆……罢了,世事难料,王维举起酒杯,劝友人再干一杯,把担忧,把祝福,把离别的无奈以及人生聚散无常的感慨都放在了酒中。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岁月的长河中,王维的诗句宛如一道跨越千年的悠悠叹息,在历史的云烟里,在心灵的旷野中,久久回荡,余音不绝。这一声劝酒,这一份别情,仿佛穿过了时光的隧道,将我们带回到那个充满诗意与离情的时代。在那个交通不便、信息隔绝的时代,这样的离别,可能就是一生的诀别。当友人的身影消失在阳关之外,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思念和牵挂。这种情感,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在每一

个离别的瞬间,都能引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遥想当年,阳关之下,不知上演过多少幕离别的场景。

诗人口中的阳关,在敦煌市西南七十公里处的“古董滩”,这应是中国古代最富诗意图境之一。它因玉门关之南而得名,“山南水北为阳”的古老命名法则,赋予其地理方位的庄重与诗意图。西汉元鼎年间,汉武帝为经略西域,在河西走廊“列四郡、据两关”,阳关与玉门关如双子星般镶嵌于敦煌的南北两端。

“西出阳关无故人”,不仅道尽了离别的苍凉,更将这座关隘镌刻为诗词中孤独与悲壮的象征。千年后,阳关的城墙早已湮没于流沙,但那些散落在古董滩的陶片、箭镞与古币,仍在诉说着一个时代的辉煌与寂寥。

阳关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商队从这里出发,驮着丝绸、瓷器与纸张西去;胡商、僧侣、使臣则携来香料、宝石与经卷东行。敦煌悬泉汉简记载,西汉时西域诸国使臣入长安,必经阳关接受查验与护送,关都尉的职

责不仅是守关,更是文明交流的守护者。唐代诗人岑参笔下“阳关万里梦,知处杜陵田”,则以边塞诗人的豪迈,将阳关化为壮志未酬的苍茫印记。这里的一砖一瓦,皆是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火花。

今日的阳关,早已褪去烽烟,像一位智者,稳坐墩墩山顶,气定神闲地守望着大漠。阳关博物馆内,汉五铢、开元通宝与三足铜盆静静陈列,串联起从汉至唐的文明断章。人们在此凭吊的,不仅是王维的诗意图,更是丝绸之路的开放精神——那种跨越族群、拥抱多元的胸襟,恰是文明互鉴的古老先声。

“西出阳关无故人”,也许清晨的雨和友人的远离让诗人的情绪万分低落,以至于端起的酒杯中也盛满了无奈和孤独,然而,这里是离别的起点,亦是重逢的驿站。站在古董滩上,西风卷起细沙,恍惚间似有胡笳与羌笛的余音掠过。那些“无故人”的慨叹,早已被历史重新诠释——阳关内外,故人不绝。每一个追寻者,都是文明的旅人;每一次回望,皆是文明的重逢。

## 雪后丹霞

□ 张敏凤

冬日的七彩丹霞  
宛若秘境  
当第一场雪飘落  
热烈的赭红被素白冷静地包裹  
雪花一笔一格轻盈地勾勒出  
一幅无声又震撼的水墨长卷

到访的人们  
从七彩云海台走到最高的仙缘台  
像画卷里流动的点缀  
和山体在初雪中翻涌  
与雪片在时空里共舞

流转四季的丹霞  
像极了起伏的一生  
总在春风得意时奔赴山海  
也在冬雪覆盖时轻轻告别  
留下准时赴约的月亮和霞光刻进岩石  
化作照亮来年春日的暖灯